

以直觉体悟生命:老庄道家与西方生命哲学的交融

付粉鸽

(西北大学 哲学与社会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9)

摘要:生命是东西方哲学的共同主题,对生命的解读和诠释是东西方哲学交融会通的一个重要切入点。直觉式体验成为老庄道家与西方生命哲学的共同方法,这种直觉表现为老子“涤除玄鉴”式的“观”和庄子的无己式“坐忘”、“心斋”、“吾丧我”;柏格森则称其为生命冲动直觉。虽然就主题和方法,老庄道家与西方生命哲学实现了融通,但柏格森将生命理解为冲动,以绵延为生命本质,从进化论的生成角度规定生命无疑与老庄道家有着根本区别。

关键词:生命;道家;柏格森;直觉

中图分类号:B2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11)01-0058-05

中国传统哲学是安身立命之生命学说,儒家和道家作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主流,更是以如何实现生命的安顿为理论和实践之旨归。当代新儒家牟宗三在讲到中西文化差异时就曾明确指出,“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生命,故中国文化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文化的重点,其所关心的是自然或外在的对象。”^[1]同为生命哲学,儒道两家之区别在于儒家要将“身”安于社会,在道德人格中立命。而道家则安身于自然宇宙,将个体生命融于宇宙之大生命中,追求人与自然、生命与大道的合一。虽然西方哲学开始于对自然的惊异和好奇,探索自然成为其历史传统,但自叔本华、尼采始,生命亦成为西方哲学家关注的一个焦点,至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出现了生命主义的滥觞。生命,成为东西方哲学的共同主题,对生命的解读和诠释成为东西方哲学交融的契机和切入点。

一、回到生命本身:老庄道家与西方生命哲学的共同主题

生命是老庄哲学关注的焦点,为了把握生命,老

庄对人的认识活动进行分析。老子将人的认识活动区分为“为道”与“为学”,主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老子》第48章)。在老子看来,“为道”是对生命整体的把握,以对生命的整体理解为目的,使生命按照宇宙大道的样子来生活。“为学”指对外部具体事物的认识以及由此认识形成的具体的客观性知识,此时,生命被作为客观的认识对象,对生命的认识活动成为对象化活动,生命被凝固为形式化、抽象性存在。作为认识的客观对象,生命的认识成为“为学”的过程,是借助理性化的概念、逻辑运用,而形成外部性知识的过程。随着知识的增长,人对生命的外围性认识越来越多,客观性知识不断增长。所以,“为学”的过程是一个逐步积累知识的过程,而“为道”的过程是一个逐步减损去知的过程。“为学”以生命分裂、对立为前提,以生命为机械的对象性存在为出发点,向外探寻关于生命的经验性知识,重在知识的增长、积累和构建,其结果造成本真生命的遗失和自然生命价值的遮蔽;而作为感悟生命、理解自然生命的整体性活动,“为道”采取与“为学”相反的减损方法,即“为道”要减之又减、损之又损、悬

收稿日期:2010-12-29

基金项目:陕西省教育厅基金项目(2010JK291)

作者简介:付粉鸽(1976-),女,陕西兴平人,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置定见、破除执欲,“损之又损,以至于无”(《老子》第48章),将已有的对立性认识、分析性知见彻底地去除,“去德之累,达道之塞”(《庄子·庚桑楚》),直面生命本身,了悟生命本真。

庄子继承了老子直面生命、体悟生命的学术主旨,在主张“与天为徒”、反对“与人为徒”的基础上,寻求生命的意义。《庄子》中“天”指天然,即自然而然,与人为相对立。天然是没有人的意欲和介入,是物之本真状态,是至真至善至美统一的状态;而人为的出现是对天然的破坏,是对至真至善至美的戕害,也是对自然生命的破坏,所以,庄子说“天在内,人在外”(《庄子·秋水》)。庄子把能维护生命自然本性,不以人为改变天然的人称为“天人”,“不离于宗,谓之天人”(《庄子·天下》)。这里的“宗”即本,指自然之道或道之自然本性,不离于自然,不以人为做作改变自然,就是天人、真人,“以天待之,不以人入天,古之真人!”(《庄子·徐无鬼》),是“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庄子·大宗师》)的人。与天人、真人相对的是俗人,俗人不知天人之别,往往“以人助天”,以有为破坏自然无为之道,以变革自然天性为要务,或是强调伦理道德仁义,或是主张实用功利,破坏了生命的自然本性,使生命为物所役,丧己于物,失性于俗,成为倒置之人。

与老庄道家“为道”、“与天为徒”、直面生命一样,西方自近代以来也出现了一种面向生命,寻求生命价值和意义的生命哲学思潮和流派,狄尔泰开其先河,叔本华、尼采崭露头角,法国哲学家柏格森为代表者。虽然这些生命哲学思想之间没有一个明显的历史发展线索,但是对同一问题的思考和对传统的批判及超越成为他们共同的目标。生命哲学家首先对生命和自然界进行区别,反对把人与自然界等同,反对对人做机械的、预先设定的本质主义式理解,柏格森曾明确指出,若“按照这种假设,如果有能够做这种演算的超人智慧,那么过去、现在和未来就可以一目了然。”^[1]即人没有了变化性,人成为可以用公式和数学方法进行计算的机械性存在。这种对人的预先设定的本质主义理解是由理性造成,自古希腊以来对理性的推崇,使其成为人之为人本质,人成为理性的傀儡和玩偶,“我们以为我们是推动者,实际上我们是被推动的,我们是一种更高力量的工具,它按照我们自愿屈从的它的目标与命令指引我们”^[2]。理性指引着我们,不但没有将我们引向幸福之域,反而带来的是人的异化、战争、凶杀和

混乱,“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生活完全是不合理的和无人道的,理性主义也已信誉扫地了。尼采的失望和陀思妥也夫斯基的虚无主义是这一时期思想状况的绝妙反映。对任何进行深刻思考和具有深切感受的人来说,现实越来越不能被忍受了……”^[3]。柏格森就是一个不能忍受现实而勇敢地站出来反叛的人。

柏格森的反叛始于对传统理性主义的诟病。他贬斥理性、推崇直觉,认为理性只会分割实在,只有直觉才能体悟生命。他对理性厌恶至极,甚至在他的叙述方式中都体现出来。传统的、逻辑的、理性的论证方式在柏格森的书中所剩无几,代替它们的更多是大量的比喻和唯美的文笔,“他的著作中见得到的生命比喻的数目,超过我所知的任何诗人的作品中的数目。”^[4]生命及生命冲动,被柏格森比喻为“炮弹”、“蓄水池”、“一个巨波”等,如此也可理解缘何1927年诺贝尔文学奖会授予他。科学是理性的最佳体现,对理性主义的贬斥在柏格森思想中演变为对科学主义的批评和反思。柏格森曾对科学上明确固定的概念大加指责,认为概念一旦形成往往使指称固定化、指向静止化,而背离了物的真实存在的变化、流动性。因此,科学是无法认识流变的生命冲动和绵延的本质,把握生命只能超越科学的理性和概念化的逻辑方法,以直觉进入生命,体悟绵延。

二、直觉式体验:老庄道家与西方生命哲学的共同方法

老庄以浑然未分之“道”作为生命的支撑和意义之所在,将“道”视为生命之道。这种生命之“道”无象无形、不可言说,因此,纯粹理性的逻辑方法是无法对其说明的,只能以超越理性的直觉、体验来进行切身的感受和体会。所以,老庄称认识生命的活动为“体道”,“夫体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系焉”、“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庄子·知北游》)。此即通过直觉来体验,以身体感受与心灵感悟相统一的直觉方式,投身于生活世界,与世界融为一体。体道是形体活动与心灵活动的双向理路的统一,以体道为方式的生命之路,是形体的感知之路,也是心灵的感悟之路,更是形体感知与精神体认统一的超越之路。因此,面向生命本身的直觉体验是老庄认识生命的主要方法,这种直觉直指自然之“道”,直面生命本身,是对“道”与生命

的直接体认,目的是实现生命与“道”的融合统一。它是老庄对现实和生命存在的反思结果,这种直觉具体表现为老子的“观”和庄子的“坐忘”、“心斋”和“吾丧我”。老子的“观”不是经验性的感官活动,也不是冷漠的旁观,而是涤除意欲杂念后的“玄鉴”,是一种心观、直觉洞见。其最大的特点是物我、生命与自然宇宙的合一。庄子的“坐忘”是忘掉天下、外物、意欲之我,离形去知;“心斋”是对心灵的洗礼,“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庄子·知北游》),使心灵回到清虚纯静之原初状态;“吾丧我”是要除去有成心知见的狭隘之我,回到无偏无私、超越二分的原初本真之我。

(一)老子的“观”

老子的生命之“道”微妙玄虚,无形无象,不可名言,不能进行逻辑的推理,只能依靠非逻辑的直觉体验,这种直觉体验以“观”的方式展开。“观”的基本涵义有2种:一是与五官联系,指发挥感官作用进行感性的认识活动,即感性认识;第二种“观”指直观,人直接进入物的世界,人与物之间没有主体与对象的分立,人物交融、物我交汇,人以体验的方式与道、物、世界合一,自由无窒。老子的“观”主要是在第二层含义上使用的。《老子》有“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老子》第1章)、“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老子》第16章),这些“观”指涉的对象是“道”,要了解“道”的玄妙神秘,需要“观”,即进入“道”的世界、与“道”融为一体,使“道”直接朗现。老子还有“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老子》第54章),这些表明老子认识事物的途径是从事物本身出发,对事物作出直接反映。所以,不管是“道”之“观”还是“物”之“观”,最重要的是投身于所“观”者中,将自身与被“观”者融为一体,没有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的对立,消除主客体的分界和局限,直接感受被“观”者。它无须借助概念,也无须以概念为基础的逻辑判断和推理,是超感觉、超经验,也是超理性的生命直觉。因此,老子的“观”不是旁观、不是事不关己的、冷漠的外围性看,而是身物合一、心形合一基础上对生命大道的直接观照和整体化体认,是直面生命本真。

那么,如何才能面向生命本身来进行“观”呢?老子提出“玄鉴”,“涤除玄鉴,能无疵乎?”(《老子》第10章)“玄鉴”指心灵明澈就像镜子一样,“玄鉴者,内心之光明,为形而上之镜,能照察事物,故谓之

玄鉴”^[1]。老子将“心”喻为镜,指出只要心灵澄明,便可遍照生命,将生命中原本没有的、不符合生命本真状态的杂质反射出来,进而加以清理,使生命保持原初理想状态。因此,“玄鉴”是老子对心灵明澈而保持原初本真状态,没有意欲、偏见等后来人为干扰的理想状态的形象比喻,是老子体悟生命、实现生命价值的重要途径。人心要像镜子般明亮澈透,成为“玄鉴”,必需先做一番清扫工作,打扫蒙蔽在心上的灰尘和杂物,这便是“涤除”。在老子看来,生命的自然原初状态是无尘无埃、虚静清明的,但一旦落入世俗的现实世界,各种因素会影响和改变心灵的原初之态,使其沾染上许多本来未有的东西,造成心灵的蒙蔽。所以,必须对污染的心灵进行清扫,恢复其原初状态。老子认为使人心蒙蔽的因素很多,如人的过分欲望、智巧和诈伪等。“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第12章),人心驰骋于各种欲望的漩涡,纷纷扰扰,急躁狂热,迷失本性;“慧智出,有大伪”(《老子》第18章),一旦智识巧诈之心生,则大伪生,自然真朴之心不再。所以,要限制贪欲,净化心灵,“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老子》第3章);弃绝智巧诈伪,纯化心灵,“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老子》第19章),使心灵如婴儿般无识无欲,自然而然,便是心之清虚素朴。心便如明镜,照澈洞见,直观大道,体悟生命。

(二)庄子的“坐忘”、“心斋”、“吾丧我”

庄子在讨论认识生命的方法问题时,提出要在人心上下功夫,以“心斋”、“坐忘”为手段,排除各种纷扰,使心灵达到清虚宁静之态,便可“鬼神将来舍”(《庄子·人间世》),无限的宇宙大道将直接呈现在人的虚静之心中。因此,庄子的生命认识是从人心入手的,只要心灵清虚、无我无识,便可直觉生命、体悟宇宙,而达到心灵自由和精神逍遥之境。由此,老子的“玄鉴”式直观体认发展为庄子的“坐忘”、“心斋”、“吾丧我”的无己式直觉。

在《庄子》中无己式直觉的形成有一种一以贯之的炼养方式,那就是去除一己之心,即《逍遥游》的“至人无己”、《齐物论》的“吾丧我”、《人间世》的“心斋”、《大宗师》的“坐忘”。去除一己之心,做到“无己”而达到自由逍遥境界是目标,“丧我”是途径,“心斋”是方法,“坐忘”是工夫,“无己”是炼养的核心,通过炼养蒙蔽在人心的偏知成见将被清除,

心之虚静自然重新开显,便可体道,求自由了。

庄子认为,要去除成心,做到无己无心需以“坐忘”为工夫。《大宗师》中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坐忘”在《庄子》中的含义:一是对形体及由形体生发的欲望的限制和摆脱,“堕肢体”之意即是要“离形”、忘形。庄子看来,只要肉身成,欲望便生。口之欲食,耳之欲声,目之欲色是生理本能。欲望一旦有,如果不加控制将会无限膨胀,使人失性于俗,丧志于物。而肉身、形体是引发欲望的根源,欲望与形体如影随形,因此,限制和去除欲望,只有从限制肉身和形体入手,最彻底的方法是堕掉肢体,忘掉肉身。二是忘掉肉身所托的天下大身,即忘天下。忘掉天下、外物、身体,这样才能入于不生不死、无欲无识,自然自由之境。

“坐忘”是无己无心之工夫,而“心斋”是其方法。“心斋”指对心的清除,去除蒙蔽在心上的各种偏私己见,意欲杂念,使心不被物所扰,处于清虚宁静状态。“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庄子·人间世》)。“心斋”的最大特征就是“虚”,没有妄意杂念,心灵空明清静,与道之本然状态同。只要心灵清虚空明,便是无己无心,是澄明之境,“瞻彼阕者,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庄子·人间世》)。“虚”是生命的原初状态、心灵的本真状态,也是生命的最高状态和心灵自由境界,“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下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圣人休焉。休则虚,虚则实,实则伦矣。虚则静,静则动,动则得矣”(《庄子·天道》)、“以虚静推于天地,通于万物,此之谓天乐”(《庄子·天道》)。“虚”是做到无己的重要方式。只要心灵虚静,便不会有占有之意、强为之心,便是无己。

“丧我”是达致无己无心的途径。《庄子》的“吾丧我”(《庄子·齐物论》),郭象注为:“吾丧我,我自忘矣;我自忘矣,天下有何物足识哉!故都忘内外,然后超然俱得”^[1]。丧我即是忘我,忘掉自我,忘掉欲望之我,忘掉与物对立、与物相别的我,回到与物无分、浑然为一,没有成心偏见的真我。在《庄子》中,“我”的内涵为:一是世俗之我,充满物欲、知见的小我,这种“我”是“我”之假象,是假我或现象之我;二是超越性的我,与道合一、与天地万物一体的大我,是真我或本质之我。庄子认为欲望之我、与

物对立之我是小我,是假我,是真我状态的掩盖。要回到真我,必须从对假我的否定开始,去掉欲望对“我”的支配,达到道的状态。得道即得真我,得真我即是道的实现。庄子《齐物论》的目的就在于由假我、封闭之我向真我、开放之我的提升。

庄子的“坐忘”、“心斋”、“丧我”,核心是“忘”,忘掉一己之形、一己之成心、一己之知,忘掉外物、名言概念对心灵的纷扰,回到心之虚静,直接对“道”进行体认,进入生命本身。但“忘”的同时又是有所不忘的,个体的自由、独立之“心”是不能被忘掉的。在庄子看来,人之为人正在于其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高远,追求心灵的自由和精神的高远是生命的最高目标。自由之“心”若被遗忘,则人的存在亦无价值和意义可言。因此,庄子强调个体的自由之心是绝对不能够被忘掉的。“忘”的目的是体道,是进入生命内直接感受生命,同时也是庄子逃避现实的策略。庄子以哲学家的深邃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社会中人的沉沦、本真生存的遮蔽,而且在他看来这种沉沦和遮蔽是现实社会造成的也是生命之必然,是无可避免的。所以,他选择了回避,以“忘物”、“忘我”、“忘天下”的与现实决裂的方式逃避问题。

(三) 西方生命哲学的直觉思想

在西方哲学史上,笛卡儿是第一个在比较完整的意义上界定“直觉”的哲学家。笛卡儿的直觉属于理性认识范围,其思考的对象是观念、实体,直觉是发现观念、理解观念之间联系,反映实体的最为可靠的认知手段。随着人本主义思潮兴起,对直觉的关注成为一个热点。现代西方人本主义思潮以人的存在为思考重心,着力探讨生命存在问题。虽然人本主义各种思潮内部在生命本质、生命存在方式、生命价值等诸多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差异,但主张以直觉把握世界和生命是现代西方人本思潮的非理性主义者的重要方法。人本主义者在批判自古希腊以来传统的理性主义认识世界和生命的缺陷基础上,提出以直觉方法进入世界,体验生命。从叔本华、尼采的意志直觉到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直觉,到胡塞尔的本质直觉与还原理论至海德格尔的存在直觉,直觉主义思潮开始在西方泛滥。

柏格森的生命冲动直觉是西方人本主义生命哲学直觉方法的典型代表。柏氏的生命直觉理论是从批判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开始的。自古希腊始,理性主义一直在西方思想上居于主导地位。柏氏肯定理性对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性,指出没有理性,世界将

无法分别而模糊朦胧的。但对生命的认识,理性却暴露出许多缺陷。理性认识是一种对象化的认识,理性方法使人与世界、生命之间成为对象性关系,人在理性的指引下往往将世界、生命作为外在的异己性的存在,而对这种外在化的对象多数采取的是外部观察。“观察,只能从各个不同的观察点对事物作外在观察”,“它永远不能进入内部把握事物的本质”^[1]。柏氏以照相为例说明这种外围认识的弊端。他说,对世界和生命的理性化的外部认识就像我们给一座城市拍照,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照,角度可以很多,但是永远无法进入城市内部。理性认识只能用概念或文字来表达,而文字、概念只是僵死的符号,它们无法表达涌动着的生命之流。生命的本质——绵延往往在概念的固定化和静止性中被遗忘和忽略。而且理性的方法是一种带有功利性的方法,它只能有选择地获得一些被认为是有用的知识,对生命整体的把握是无能为力的。“理智的正常活动决非无关利害关系。总的来说,我们并不是为知识而知识,而是为了站到某一方面去,为了获利,简单的说,是为了满足一种利益”^[1]。在柏氏看来,直觉的方法是一种进入世界、融于生命的非对象化方法,它不需要借助固定的、抽象的概念,也没有功利性的引导,“所谓直觉就是把自己置身于对象之内,是意志生命的交融”^[2],甚至,“直觉,在一定意义上就是生命”^[3]。柏格森强调生命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而反对对生命的割裂(西方自古希腊一直将生命区分为灵与肉);强调以直觉进入生命本身而反对对生命所作的客体化、逻辑化的对象性外围认识;强调生命的本质在于本能和生命之流的绵延,反对以理智规定生命。为了认识生命整体,只能借助于直觉方法。他认为,直觉有一重要特点就是理智融于情境对象之中,与对象之间的距离和隔膜被消除,主客对立消失,理智者与对象成为水乳交融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这种交融带来的是认识角度和认识方法的变革。理智者进入到对象中,不再作为一个旁观者从外围审视,而是一个亲历者从内部进行体验。

三、结 语

生命,在老庄思想中更多指稟天而成的自然性存在,即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

章)和庄子的“人之生,气之聚;人之死,气之散”(《庄子·知北游》),生命是自然之气的聚合。因此,自然是生命的本质,同时也是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意义在于向自然的复归和契合。而自然是物之本来,它无名无识,无形无象,对其认识只能靠直觉和体悟,概念的推演和逻辑的推导是无能为力的。从老子的“玄鉴”到庄子的“心斋”、“坐忘”、“吾丧我”不同的直觉方法都是直指生命大道,目的是与生命之道融合、统一。

柏格森主张理智融于情境对象之中,以直觉感受生命冲动,以直觉体验绵延,其目的也在于回归生命本身,与生命融合,这与老庄道家的生命方法论不谋而合。这显示出柏格森对西方哲学传统的反叛。但是,柏格森将生命理解为冲动,以绵延为生命本质,从进化论的生成角度规定生命,无疑与老庄道家有着根本区别。柏格森强调生命本能冲动,认为直觉就是生命之绵延的主张,又与中国文化特别是老庄的超越理性的直觉格格不入。所以,柏格森的生命直觉是一种生命本能冲动的直觉,是抛弃理智的非理性直觉。造成不同直觉的根源在于东西方对生命的不同阐释。东方文化认为身心不二,生命是形体与精神的统一体。而西方从古希腊始,就将身心二分,主张身体代表着物欲和世俗,将人向下拽拉;而心灵追求着崇高和超越,将人向上提升,在身心的二分中,灵与肉、神与形撕扯着人,生命的支离是其必然的宿命。

参考文献:

- [1] 牟宗三. 中西哲学之会通十四讲[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 [2] 柏格森. 创造进化论[M]. 佚名,译.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 [3] 卡西尔. 人文科学的逻辑[M]. 沉 晖,译.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 [4] 约瑟夫·祁雅理. 二十世纪法国思潮[M]. 佚名,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 [5] 罗 素. 西方哲学史:下卷[M]. 何兆武,李约瑟,马元德,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6] 高 亨. 老子正诂[O]. 中国书店影印.
- [7] 郭庆藩. 庄子集释[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8] 柏格森. 形而上学导言[M]. 刘放桐,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

(下转第68页)

- files/PersuadeObey. pdf.
- [5] 毛兴贵. 政治义务: 证成与反驳[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7.
- [6] 徐 贲. 苏格拉底对话中的“公民服从”: 思想者的政治技艺[C]// 邓正来. 中国社会科学辑刊: 冬季卷.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60-66.
- [7] Brink D O. Democracy and disobedience in the Crito [R]. San Dieg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 2004.
- [8] Masha M. Socrates misinterpreted and misapplied: an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ed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apology and the Crito[J]. Macalester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04, 13: 1-9.
- [9] Harry P. Toward an ethics of civil disobedience [J]. Ethics, 1967, 77(3): 176-192.

Interpretation of Socrates' political obligation thought ——based on *Crito*

ZHAN Zhi-g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key problems in the source of western political obligation theory, a literature analysis is used to go over the moral justifications in *Crito* on citizens' obedience, and some comparisons are made among the interpretations of *Crito* provided by contemporary western philosophers.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different people may have different ideas on the obligation of persuasion, the justifications of obedience and the legitimacy of disobedience in *Crito*, but no one denies the fact that the arguments Socrates presented have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political obligation theory.

Key words: Socrate; persuasion or obedience doctrine; political obligation; *Crito*

(上接第 62 页)

Intuitive understanding through life: the communication of LAO-ZHUANG Taoism and the western philosophy of life

FU Fen-g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Northwest University, Xi'an 710069, Shaanxi, China)

Abstract: Being back to life itself is the common themes of LAO-ZHUANG Taoism and the western philosophy of life. To reading and interpreting of the life, intuitive experience is the common methods of Taoism and the western philosophy of life, such as LAO Zi's insight by purifying human's heart and the intuition of non-self of ZHUANG Zi and the intuition of Bergson's elan vital. Taoism and the western philosophy of life have achieved communication, but the life to Bergson is the impulse and the essence of life is seen as stretching. So there is a fundamental difference between Taoism and Bergson.

Key words: life; Taoism; Bergson; intuition